

钟敬文散文

钟敬文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1379668

九江学院图书馆



1395309

不外借

钟敬文著
钟敬文苏文

钟敬文
著



1267
2248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钟敬文散文 / 钟敬文著. —合肥:安徽

教育出版社, 2010.5

(大家经典书系. 钟敬文系列)

ISBN 978 - 7 - 5336 - 5551 - 8

I . ①钟… II . ①钟… III .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 ①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1934 号

书名: 钟敬文散文

作者: 钟敬文 著

出版人: 朱智润

选题策划: 黄书权

责任编辑: 黄书权 余金锁

责任印制: 王琳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徽风墨韵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3683010, 3683011, 3683015

排 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551)335528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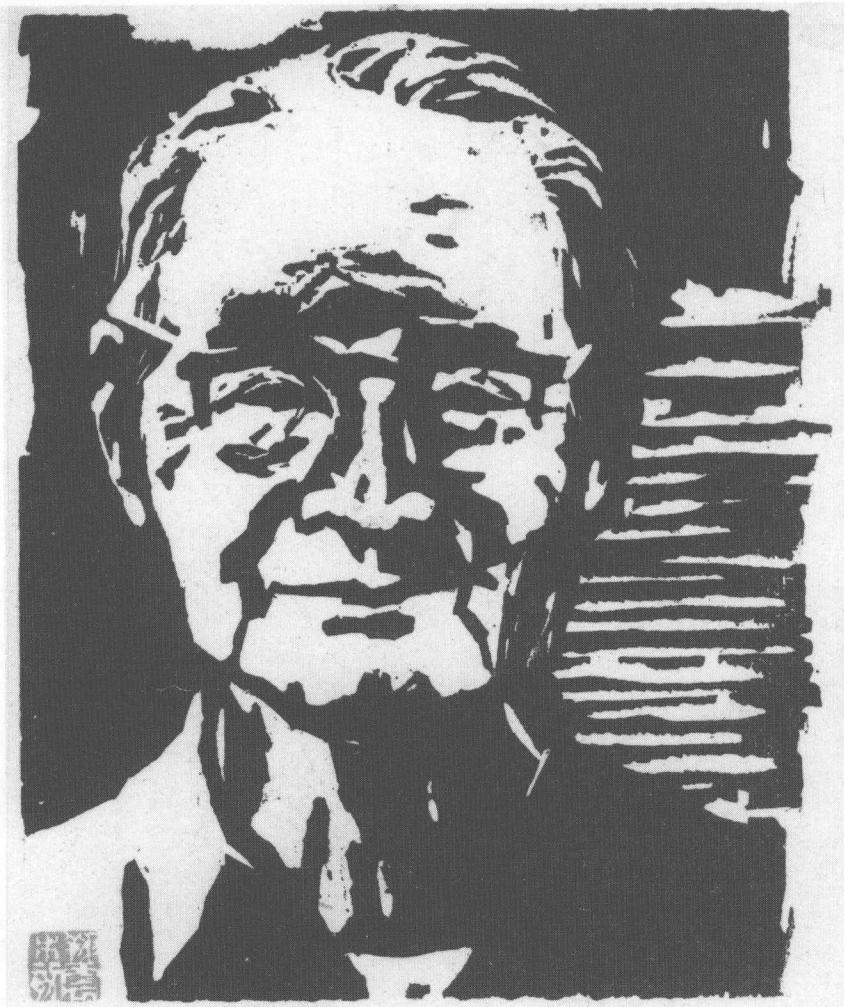
开本: 650×960 1/16 印张: 21.5 字数: 27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36 - 5551 - 8

定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作者木刻像



◎ 一九二七年春在广州



◎ 一九四八年底，与夫人陈秋帆在香港达德学院团聚



◎ 与季羡林先生谈心

目 录

水仙花	1
荔枝	3
啖槟榔的风俗	6
再谈荔枝	9
残荷	12
莼菜	14
莲花	19
多识草木	23
虫豸	27
羊城风景片题记	32
海行日述	
——寄呈繁君	37
钱塘江的夜潮	58
重阳节游灵隐	62
西湖的雪景	
——献给许多不能与我共欣赏的朋友	66
阻雨	72

买红墨水之行	77
到烟霞洞去	81
雨讯	87
太湖游记	91
为了民谣的旅行	96
碧云寺的秋色	99
孙中山纪念堂前的月夜	104
夜游卢沟桥	107
成都去来	112
西下庄通信	122
逝者如斯	
——此稿焚献于亡兄之灵前	128
请达夫喝酒的事是不果了	131
潜初去后	134
记找鲁迅先生	136
怀林和靖	139
悼西薇君	145
张妈	149
陶元庆先生	153
郁达夫先生的印象	158
故人的一侧面	
——纪念尚仲衣博士	163
纪念罗曼·罗兰先生	167
一个生死于理想的人	
——回忆彭湃同志	171
人民的歌手	

——回忆冼星海同志	177
一个榜样·一篇宣言	
——追悼朱佩弦(自清)先生	182
增田涉教授的周年祭	188
回忆谷柳	195
纪念民间文艺创作家老舍先生	200
我们不能忘记的人	
——追怀大众诗人柯仲平同志	203
关于“风雨茅庐”	210
悼念绀弩同志	213
回忆黎锦熙先生	220
敬悼俞平伯先生	224
追怀秦牧同志	231
永刻在我心版上的老师	
——缅怀周六平先生	236
春长在	
——敬悼冰心女士	243
谈雨	248
忆社戏	250
想起五坡岭的母校	252
海滨	255
我与佛寺	
——西峰寺随笔	258
“五四”——我的启蒙老师	267
我与我们的时代·祖国	272
南国已深秋了	297

谈读书	300
谈买书	305
岁末杂感	312
始终没有一个“专职”的书斋	314
小汤山随笔	318
石桥塘	322
我与散文	330

水仙花

我们地方的水仙花，都是省（广州）港（香港）来的，每当腊月时候，少数往来省港商户，便从那里运了一两筐回来。这种东西，在我们地方上是不大有“消头”的，除了一些有钱的富家或行店，及少数对于它有爱好的性癖之人，别的人再不买这个。它的价目，在数年前，大约每颗只消几个铜板。后来越卖越贵，今年已经要两三角钱才能买得一个了。可是，这种东西，是有产阶级的用品，虽然价值高贵一点，也没有什么难买卖，即使消额可能比前几年减少一些。

水仙花，我们这里的人，也有呼它做“石蒜”的。大约以其根茎叶形象相似之故。我幼年的时候，家里每年的水仙花，都是靠我们对门店那位叶先生雕刻的，——我们这里种水仙花，大都先把它剥去了外衣和略施雕刻，然后放进水钵里去滋养。等到它将开花的时候，才转装进那盛着清水和白石的瓷瓶里。也有些把它栽种在盛着黑泥的花盆里，直到花开花谢，再也不更易的。可是，这乃极少数的例外。现三数年来，可就不然。我们种的水仙花，既然不止两三棵，做雕刻的工夫的，也再不是那雕刻水仙花的名手的叶先生。我的大哥，已替了他做这种工作，并且做得比别人的都好。

我的大哥，我看他确是很丰富于艺术天才之禀赋的。因为他从来对于自然的或技术的东西，都深饶欣赏的热情与评判的眼光。有时，他偶然涉笔，写出几个字或画出几朵花，总有一种生动超拔的意味。自然，他为了自少缺乏美好教育的陶冶与现在迫于艰重的生

活的负担之下的缘故，所有的才力，千万中不能发展其一二，但他潜伏着的奇特的本能，是可以从他无意中的一言一笔领略出来的。巧于雕刻水仙花，和对于它的爱好的心情，这是很微小而无奇的，但我从此想到他被淹没的美丽的心情与优异的技能，便禁不住戚然于心了！

为的去年残腊的时候，多了几阵严寒，今年的水仙花就赶不及在元旦这几天开放。家人都觉得有点寂寞。我哥哥的心里，想来更要比我们郁闷吧。

天总是这么阴郁而撒着雨。案头的水仙花满含着愁意的活着。那雪白的花片，黄金的盏儿，及阵阵泛溢的香潮，却都是寂寂地无闻。

我闷得慌了，提起毛笔，随意在纸上涂了一首七绝，末两句云：

碧桃石蒜无消息，
添得春愁细雨中。

一九二四年二月八日于公平镇

荔 枝

荔枝，果肉如凝脂，味极甘，色轻红醉白，如珊瑚珠，故名。其核如小豆，壳薄而白，肉半是白，半是红，如美人纤手擘。——东坡词

这实在使我时常想起来，有点懊恨，为什么不生在那周、汉故都的秦、豫之乡，又不生在那风物妩媚的江南之地，却偏偏生长在这文化落后、蛮僚旧邦的岭南呢？虽说在这庾岭之阳，南海之滨，也尽有南越南汉未荒的霸迹，白云西湖挺秀的河山，足以供我们低徊游眺，少摅爱美好古之怀，但翘首北望，毕竟不免于爽然自失啊！

然而，生息在这样边徼的地方，略略可以叫我们感到满意的，却不能不数及饮食之事了。我用不着把岭南一切乡土风味，一一地加以陈述，但略举叙一二有趣故事以当例示便得了。

昔者苏东坡被贬南来，食蚝，觉其味美，戒语他的儿子北归时休要告诉人家，恐怕他们因此求谪岭南。这是一则谁都知道的佳话。我再来另举一个大家不大晓得的民间传说吧。

俗传宋末，帝昺给元番追赶南下。一晚，行到我们海丰南山岭，腹甚饿，野人以饭菜——油尖米饭和粗鳞针^①——进之。帝食次，觉风味大佳，因叹道：

^① 粗鳞针，鱼名。

玉饭送金汤^①，
何必作君王？

好了，不抄了，别使馋吻的朋友听得垂涎吧。

在凡百水果都很繁盛的岭南之区，最使我爱吃的一件，该无过于荔枝了。谈到荔枝，我们总要想起唐宋两位艺术家的故事吧。这两人，一是李三郎的妃子杨玉环，她生长于西蜀，酷嗜他们故乡的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确是当年事情迫真的写照啊。后来妃子死去，三郎一回见到进贡的荔枝，想起他从前的爱侣，还禁不住为她凄然饮泣。一是东坡，他是个著名饕餮的学士。他贬到我们岭南来，竟像是天爷爷特赐他一场饱吃的好机会一样。在许多食品中，他尤特别喜欢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这不是此老馋态自行证实的绝好“招供”吗？

你们有不曾见荔枝的朋友吗？我想总该不会有吧。因为至少你们是可以从罐头的食物里见到的，虽然在那里的已经少变了形态，而且仅仅是它的肉身。若你们万一有不曾见过它的，那末，你们要从文字里求满足时，最好是去看白居易那篇简短的《图序》。因为他写的虽不必十分相像，但总算得其近似了。（听说宋朝的蔡襄，做过一部《荔枝谱》，不知内容说的怎样。我既没有见过，也就不便多说了。）

荔枝的为物，我们不必待啖喝了它的雪白的嫩肉和香醇的甘浆而后，才知道它是果中的佳品；便是起初看了它的外形，已经够知道它是很“艺术的”了。柿红的果皮上，印着龟甲似的花纹，这不是很美观么？它种果皮，或过粗糙，或伤平滑，或色泽不佳。方之

^① 粗鳞针，体肥腻，煮之，常浮出许多黄色油珠于汤上，即所谓“金汤”也。

于它，真像有上下床之别！记得前人把龙眼叫做“荔枝奴”。这若然只限于生熟的时期前后来论，我也可以不必多说；若含有两者性质上比拟的意思，那末，我就不能首肯了。因为，像那样土劣的龙眼子，——只有苍蝇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做它的奴婢也有点不配啊！这么一来，也许有人要说我把荔枝看得太名贵了，但我想若平日赏识过它的，至少也该不说我在这儿撒谎吧？

我们这里荔枝上市的时候，大约正是在大地如火炉般热烘着的五六月。这时，杨梅、李子等，已经渐渐过去，黄皮子、山梨等，又多俗而寡味，荔枝总算是一种当行出色的水果了。我们当日影已斜的午后，或银月初上的黄昏，独自的或多人的，坐在那清风徐来，绿荫如盖的树下，吃着这一颗颗晶丸般的荔枝，比起古人“浮瓜沉李”的故事，不知谁要风韵得多？犹记得数年前曾以荔枝一筐，馈送某女郎，简上附以诗云：“眼前三百堪消夏，纤指无劳雪藕丝。”实在的，这种风味，即比之杜甫所盛称的“公子调冰人，佳人雪藕丝”，也何须多让呢？

吾粤有著名的荔枝湾，其地荔枝夹岸，白莲满塘。相传是南汉时候的昌华旧苑。每当夏季，荔枝繁结，避暑游人，云簇于此。我数年前客广州，正值岁暮天寒，不是它轻红高挂，招徕游客的时候，所以无缘打桨一至其地，畅尝所谓仙城风味。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有些可惜呢。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九日，写于饱啖荔枝之后

啖槟榔的风俗

槟榔，为热带的产物，在中华国土之内，怕只有我们岭表的南端地方（如琼、崖等处）有了它罢。

去年冬间，我偶然跟着一位白发银须的老公公谈天，因之知道了数十年前，我们这地方（海丰）啖槟榔的风俗很盛行，差不多是一种居民日常所不可缺的食品之一。现在不但在市上不容易见到，像我们这样一般年纪的，简直不晓得从前有过这么一回事了。

槟榔，虽然不是如何可口的食品，但也不失为一种风味隽永的东西。《鸡林玉露》云：“槟榔，食之，醺然颊赤。”苏子瞻诗，有“红潮登颊啖槟榔”之句，都可以令我们想见它的俊味。啖食之际，必配合以蒌叶和灰，或加白糖，绝少单独入口。前人题《羊城竹枝词》云：“依是爱渠纤指甲，亲将蒌叶裹槟榔。”便是说的这件事。《南中八都志》云：“土人以为贵，款客必先进。”吾邑志云：“昔粤中之款客，无槟榔不为欢。”观此，可知吾粤人不但以槟榔为日常食品，且也视为款待佳宾的要物。闻一般南洋客云：“在那里有些地方，现在还盛行着这种风俗，客到必须敬以槟榔，这乃极平常的礼数，如现下内地把烟茗款客没有异样。”又旧时婚礼亦需之，其用盖比于“委禽”。吾粤婚礼中，从前有用糖梅一事，——现在吾邑却通行“糖豆”，或为其遗俗。糖豆与槟榔，都是吾粤的特产，而俱应用于婚事，这种别致的礼俗，可谓无独有偶了。

啖槟榔的风俗，在吾粤各地现在还保存着的怕已很少了。但就吾邑而言，这种风俗虽然成了过去，但所流传下来的“文化遗形

物”，却犹历历可考，如邑人婚事，必用槟榔置锡盒中，和其他的礼物送之女家，——邑人今日用到槟榔的，怕只有这一件事，这简直是尚未成为化石的礼俗之一。又食“冬瓜膏”时（冬瓜膏，是以冬瓜和糖制成之食物），必衬以蒌叶。蒌叶，我们这里都叫做“槟榔叶”，但不复知其命名之由来。于此，很可证明从前以蒌叶裹槟榔的风俗之盛。在民间文学中，更可以找到许多断片的证见。俗谚云：

千银官司，赢一口槟榔。

谜语云：

深山浪毛猴，
行到海丰人剃头。
千刀万斩斩无血，
行到牙门血正流。

歌谣云：

月光光，照地町。
排靠椅，捧槟榔。
捧被①爷食爷欢喜，
捧被奶②食奶心凉。

① 捧被，即捧给。

② 奶，即母亲。

吾邑《蛇郎》故事中，说蜂儿替蛇郎捧礼物到它丈人家里，口中说道：

蛇郎喊我擎槟榔，
擎上龛？擎落床？^①

蛇郎的妻听了应道：

会个^②擎上龛，
勗个^③擎落床。

这些，都可以叫我们明白槟榔这东西，在从前这里是何等重要的品物。据一位潮州的朋友说：“那里现在虽已没有啖槟榔的风俗，可是，每于祀奉鬼神之时，必用蒌叶裹作旧日槟榔包的形状，列于祭品之中。”这也是一种很明显的“遗形物”。

槟榔的功用，或说能辟除瘴气（据一些人讲，吸烟也具有同样的作用），或说能“下气及宿食，消谷”。这些，我不愿多管。我想单就它入口时，令人唇颊皆红，舌肠芳冽的那样滋味，已尽够消受了——自然，我很明白：这确是一件原始时代的遗风。

哦，说到这里，我的舌本，顿时好像香馥馥起来了……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于金粟精舍

① 床，即台。

② 会个，意云会的。

③ 勗个，意云不会的。